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
第一百三十五回 七年病退三年艾 一世盲開萬世明

小子連叫不應，心下著慌，飛步進內通報。兩位加夫人，原是大腳島婦，起居輕便，方在床沿穿著鞋襪，聽說島主暴厥，跨下床來，三腳兩步，奔到前面。一看神色，不知所措。左右拉著衣袖，大哭起來。飛娘正欲進內，經過殿前，忽聽哭聲，急忙趕到。天生、文龍聞聲俱起，開門出視。小子稟訴情由，二人聽不甚清，飛娘已猜到九分，點頭示意天生上前叫喚，怕是中寒，令丫鬟取薑湯。一面將手指夾住人中，又在太陽、耳門、頂心、腦後各穴，推捺了一回。薑湯取來用箸掀開牙關，灌了幾匙，眼珠稍動，總不落下，痰聲呼呼，頭額上津津汗出。飛娘令取醋炭，霎時已到。因令兩如君把他扶著，頭面向下，移過炭盆，潑下兩瓢陳醋。這氣一薰，喉間碌碌作響，湧出痰涎，約有升許。重複扶其坐好，看看眼睛下來，眾人放心。不防鐵丐眶中淚珠款款，一聲痛喊，竟是大哭起來。猛然直立，兩隻手把如君灑開，拔步向外，就要過東院裡去，丫鬟小子硬拉不住。

飛娘猜透情由，不覺好笑。天生也是恍然，兩人起身跟著他出去。只見鐵丐跨進東院堂屋，瞥見立娘，拜倒在地，帶哭帶說的道：「咱們如今懊悔遲了！咱冤屈你三貞九烈的人，又妄誣了大聖大賢的文爺，咱的罪過那裡能夠消得掉！咱的性命不值錢的。那年若不遇文爺教化，到如今早經死了一百個，咱要活著何用？可憐當今皇帝說咱是文爺舊友，誰知咱這喪良心的，見他病了，就認他改了常，做這種事。咱還是個人嗎？咱素來直性，這一疑便疑到底，累你受了三年苦。如今想起來，不如死了，才好補報你！」說罷，將頭往地卜亂磕。

天生慌忙扶起。鐵丐嗚嗚咽咽，哭個不住。立娘見此情形，也忍不住哭，兩行粉淚，直掛下來。飛娘功道：「死是斷無死法。妹夫既有悔心，自此復敦和好，妹子亦勿必介懷。妹夫是個直性人，怎這三年之內，從不說明緣故？教人猜這啞謎，好生氣悶！咱看起來，妹夫也是個乖巧人兒哩！」鐵丐道：「休要取笑！大姊須勸他寬咱這一遭兒，以後娘一樣的孝順他！儂若介意，咱還尋得一死！」立娘拉住飛娘，哭個不了。鐵丐下近前來，重要跪下。天生急止住道：「這個再使不得！鐵弟須要自重，免得合島中笑話！」鐵丐道：「不過說島主伯婆，有甚笑話呢？」立娘愈哭愈哀，不發一言。鐵丐重要立娘搬進裡邊，又說了些倒霉話。飛娘沒法，硬作主意叫丫鬟、小子們攙抬箱籠，收拾奩具，自己扶掖立娘，帶騙帶功的進來。鐵丐嘻著闊嘴，也跟天生入內。

文龍初則駭異，見他們過東院去，私問小子，才知滴血的話，卻想不著疑的是誰。天生進來，方問明白，不覺暗暗好笑。早膳已備，飛娘出來，鐵丐涎著面孔，一同坐下，陪文龍吃完。文龍請見立娘，即便告辭。飛娘同立娘送出屏門之外，天生、鐵丐均乘馬陪行，下小船，撐出外護，送文龍上船，珍重而別。島民島婦，一路擁著觀看，直候文龍啟碇，方各散去。

是日，天氣晴和，掛帆北上。那知日落以後，忽然奇冷，西風大作，空中雪花飛飄，因令海師就近下錨。文龍怕收入島中必有擾累，恰好在兩島夾峙之處，風浪稍平，安然過夜。自此總遇不著順風，忽行忽止，直到二月初二日，才進大沽口，駁入津衛，捨舟而馳。初五日，已抵彰義門。文龍一逕入朝覆命，天子召見慰勞慰勉。略問倭中善後事宜，即命歸家省視。到得府門，家人內監早已伺候。文龍先至安樂窩中，見了水夫人，再到日升堂，素臣端坐不語，文龍拜了起來，點一點頭，就把旁邊一個女子弟，一手撈了過來，摸他頭臉，嘻嘻而笑。文龍也就趨出，先到藍田樓，見了母親姊妹，然後逐房間安，並到古心處略坐，回轉安樂窩，稟知別後一切。

水夫人喜動顏色，當面獎了幾句。文龍才放了心。晚上，即在水夫人房中陪吃夜飯。又問了為寤生兄弟作媒之事，水夫人道：「彼雖式微，究係國王之女。下配廝僕，逾分已極！我想文恩現主倭國，他兩人從軍報仇，亦經立功，升授指揮之職，還守著世僕名分，雖由爾父提拔，但令世世姓文，究襲朝廷名器。明日入朝，汝即面奏皇上，把文恩、文容兩家，准其出籍舊宗可也！」

文龍應諾，因細詢素臣病中情狀，水夫人道：「自如汝出門後，汝父愈發癡顛，青天白日乾些把戲，也不管人看見！先前我亦愁有禍變，聽說膚體比前充溢，眼光炯炯仍如平時，想是隱於聲伎中，而不為聲使所戕，其中自有大關係在焉！只是汝父與上皇同病，近來上皇沉痛愈深，見了面生的人，躲避不出，連別宮的內監宮女，也不許放進，終日只有何、陸二妃伴著。皇上純孝性成，這兩個月，問安視膳，不容見面。探問何妃，得知聖躬雖則不厭嬉戲，但形容消瘦，飲膳減少，夜不能寐，心煩口渴。太醫診視都說從前不過心疾，幾年來逸樂過度，耗損真元，轉成癆瘵，惟有順性適欲，以待氣數而已！皇上憂急萬分，無奈上皇不喜見人，見便暗嗚叱咤，不能一盡嘗藥之孝。看來汝父之病，尚不若上皇之真也。」說罷，文龍見水夫人稍有倦意，叫了安置。房外阮氏、田氏及紅豆、璇姑等，領著諸孫、諸曾孫、並僕婦、丫鬟，擠滿一屋，分班昏定。

文龍隨著出來，同田氏到藍田樓略坐，鳳姊、蛟行繡著甲兒、由兒，頑耍了一回，只各叫安置而去。文龍也到鳳姊房中。少年久別，說不盡團圓趣味。但素臣家法：非經期已淨，或新產不滿百二十日，雖則招我同房，仍然床分上下。文龍徵倭之日，妻妾皆娠，至十一月十一日，鳳姊生子文甲，十三日，蛟行生子文由，皆是水夫人就保姆手中，咳名取義。此時繡襦錦襪，臉鴻微笑，文龍見了，不勝歡喜。鳳姊早令對床設榻，以待文龍。文龍遠出初歸，心安夢適，酣然一覺，直到天明。

晨省過了，已有內監傳旨召見。疾趨入朝，賜坐錦墩，君臣絮語，出來已是午後。隨有朝臣問候。門上辭去許多，惟謝遷、劉健、李東陽、洪長卿四人，均延入相見。問了東海軍務，復商議些國家重事。四位既去，親友之在京者，亦陸續候訊，直到掌燈，應酬始畢。

自此文龍以水夫人年老，素臣久病，天子嘉念助勞，許其在家省待。文麟、文鵬均在翰林，當年就遷了文麟洗馬，文鵬諭德，並遷文謹為侍講，特旨命隨劉、洪、謝、李四人入閣學習。是年，天子以長次二主年已及笄，擇吉出降。令工部官於賜第之旁，營建新第，為公主邸舍，水夫人以麟、鵬兩孫與鳳、鼈同年，均以官居清要，遂差人通知玉麟，一井完婚，四月初二日，鳳、鼈出府，就公主邸成禮。初十日，麟、鵬兩孫，雙娶王麟之女過門。旬日之間，四樁喜事，雖以鎮國府中人眾地廣，金銀財帛賜出天家，不難咄嗟立辦；然內外賀客，上下廝僕，應酬開發，也就忙到盡情。剛剛彌月，兩位公主行見舅姑禮，又是一忙，接著八月初一日，文謙娶回來哈儒之女，豪華氣燄，富貴門媚，也不減四月間熱鬧。這年，水夫人平添五個孫媳，心快神怡，精力倍加強。因公主成婚之後，太皇、太后、后妃，常差內監宮女往來，也都進府起居，不時珍賞。單有仁壽宮的賞賜，因上皇病體日就羸，因氣每至不清，漸漸稀疏下去。

素臣心疾如舊，府中上下，久亦行所無事。天下太平，百姓飽饒足，恩榮美滿。元功首輔，竟成臥治之名矣。二十二年八月，文鶴高中鄉魁。十月武鄉試，文犀又中了武解元，都下嘩然，以為異事，都說：「公相諸公子鬚齡科第，這也見慣不怪。怎十二歲孩子，些小氣力，能挽百石弓，掇挽三百斤大石，真是天人！」原來文犀勇力絕倫，又稟天淵之教，私下授以運氣練筋諸法，平時從不輕試。是年文場被黜，天淵欲令武試，怕水夫人不允。犀兒與文龍說知，請其轉稟。水夫人不惟不怒，且喜天淵武藝得有傳人，一口應允。犀兒大喜，整頓過場，果然冠軍。

次年二月會試，文鶴中在第四名；殿試二甲，欽點庶常。四月武會試，文犀又中第二；殿試，全圍者十人，天子特召於內苑覆閱，親拔文犀狀元。四月，文麟生嚙生三子，取名畧、畧、（左右上下四田）。五月，鳳姐生女，名粵。長主生子，名釗。七月，文鵬生子，名池；蛟吟生子，名略；次主生女，名侔；文柔、文謙亦各生子，府中又為添丁忙碌。

月將盡，文麟回家，報知：「昨日安閣老病歿，內閣正擬稿加贈。皇上說，要轉奏上皇，持稿進仁壽宮去。今日面奉聖旨，派大哥為山陵使，擬成國公米鎮為副，速往聚寶山催工，毋庸召見。極遲到至明早旨意下來，不知因何如此急急？」次日，天子果不視朝，辰刻，聖旨已到。文龍方至安樂窩稟知水夫人，副使成國公來會，候齊起行。始知上皇自七月往後，神思恍惚，魔迷譫語，漸至不食不寢，閉目輒遺，支離床席，已有半月。天子因上皇不欲見面，每日只問何、陸二妃。這日乘不省人事之際，隨帶大醫人

視，大驚，脈象虛浮，忽斷忽續，真藏脈已見。推肝經未絕，但肝動必發煩躁，一轉側間，防其汗出氣脫，勢甚危險。無藥可施矣！天子憂急已極，自此日在仁壽宮侍奉。皇后、皇妃、皇子及後宮有位號者，亦俱輪流進去。

到了八月初十日，龍馭上賓，天子哀痛擗踊，晝夜號哭。內閣諸臣頒發遺詔，派洪文、謝遷為鼓理喪儀大臣，楚王、周王、新寧伯譚祐、禮部尚書連世、禮部右侍郎王恕、洗馬文麟、贊善曾彥、工部員外郎楊復禮幾筵前行走。三日大殯，奉梓宮於永思殿，一切禮儀，均依《大明會典》施行。百官遵製成服，文府內外男女，亦俱掛孝哭臨如禮。二十七日之內，上下都是墨衰，文麟因在幾筵前，是白袍白經。惟素臣一人，如夢如醉，不聞不問。

一日，文勤、文慎跑進內堂，說：「太師爺立傳沈夫人出去診脈。」僕婦傳稟進來，合家駭異。素俄方督鵝兒隨鷹兒讀書，聽見傳喚，心下疑惑，忙下素心樓，來見水夫人。兩兒跟著。水夫人道：「玉佳命你診脈，病必轉機；據我看來，也不必下藥。大凡心疾，其來者驟，其去者速。玉佳數年以來，飲食并不減少，終日嬉游，臟腑經絡均未受損，看他膚革充盈，目睛閃爍，又不曾酒色淘虛。一有轉機，欲起便起，安用藥為？」鵝兒從旁插舌道：「婆婆，那孟子上說：『七年之病，求三年之艾。』孫兒生的那年，父親已病。恰是七年；只消取些陳艾，一灸便好。」水夫人歡喜道：「這真是沈媳兒子，也會講起醫理來！但孟子豈是如此解法麼？沈娘就帶他兩個同去，快來回話。」

素娥答應起身，繞過隔牆，從大廳進宅門，小內監飛跑進去。這回不比水夫人看視，六個女教師早已準備衣裙帶悅，個個斬齊，看見素娥進來，站在堂門前迎著識叫，七姨拉了鵝兒的手，一同隨入。素臣躺在交椅之上，熊熊、烏烏捧著巾壺，伺候兩旁。素臣見素娥亦不言語，坐起來，瞋目而視。熊熊移過一椅，素娥坐著，素臣伸手向診。

素娥定神調息，細察脈象，將把左寸一部，輕按重候，都無弦數之徵；然後次第診完，恰俱平和，竟如無病之人。但覺左關稍勁，肝木偏旺。因思：素臣本性剛直，作事燥烈，肝陽不和，是其本體。從前在豐城傷寒，脈象亦是如此。所以當冷則思得熾炭以慰之，其熱則又欲得冰雪而臥之，性之所在，急不能待，弄得素俄無法，始想出烤火臥屏，以為暫時解救。想來此部脈，原是他氣質偏勝處，並不因病而見也。便道：「老爺病久元虛，不必攻病，只消補元。」素臣點頭微笑，看見鵝兒同了七姨，在女子第班中頑笑，目視素娥。素娥會意，忙叫鷹兒去拉了過來。兩兒均向素臣磕頭。素臣以兩手各摩其頂，仍是微笑不言。

素娥亦告辭而出，稟過水夫人。水夫人道：「當年我原說是心疾，要你們委心任運，勿作無益之思，今果然矣。但這是國家之福，生民之幸，非文氏祖宗呵護之靈，所以挽回春也！」素娥道：「太夫人說心疾從無治法。側媳平時考究各種醫書大凡心疾皆由痰起，而其病根則在時七因，所謂憂思傷脾，鬱怒傷肝，恐懼傷腎，受病有不同耳。明其致病之由，而各理其弊，使麟氣充足，而後痰邪消化。且痰之甚者，必聚於心，包絡濁氣凝結，則清氣壅滯，而養心之血不能流動。健忘驚悸，夢魘譫語，皆痰勝於血而入心，迷其竅也。充其病狀，漸至於顛。拔本塞源，是在醫者之不誤投藥餌而已，安得無治法哉？」

水夫人道：「我所論者，單是玉佳一人。但是心疾，那見得竟無治法？你們只看七年之內，何以略無轉機，一到今日，就有挽回？其中緣故，可想而知矣！」素娥方始釋然。房內諸人，皆被這話提醒，亦各點頭歎服。只有璇姑，方為燕姐制履，漠然無聞，水夫人暗暗稱贊。只見文虛進來稟道：「管門太監奉聖旨進宮當差，今日就要撤回，特來告辭。」水夫人道：「既奉聖旨，自不可違，你說我意，在府中多年，辱慢老公公。因太師爺久病，公子有差，只好改日拜謝！」文虛答應出去。文慎又跑進來說：「太師爺要素服，立等穿著，已在日升堂北面，設大行牌位矣。」

湘靈起身，即向自己滿油閣中，取出前日趕做的白布袍，並冠綉、腰經、布靴，叫僕婦隨著文慎，送將出去。素臣取過穿好，北面拜跪，匍伏舉哀，放聲大哭。自此早晚必行二次。三日而止。這日，文麟因幾筵前每日四人值宿，隔日可以歸私宅，晚間進來，聞素臣病癒，疾忙趨問。素臣命於明早進內閣時，與洪長卿說明，轉奏天子，以大行在殯，遏密八音，懇將女樂全部發還遣散。是夜。日升堂上，便不聞管弦之聲了。

次日，文伯與長卿說知，請旨發遣。素臣即命這般人，各自收拾出府。七姨等在府七年，與素臣極盡荒淫。誰知素臣雖改常度，到輪替侍寢時，恰有人拚看花的主意，仍是染而不染。倒是幾個內監，自與七姨等配以對食，居然夫婦，一旦分離，不覺心酸淚下，無奈奉著旨意，不敢向主人乞恩。七姨等也覺依戀不捨，見素臣哭靈甚哀，怕去纏擾，挨了一夜。至次日，七姨要進來拜謝，水夫人叫人回了出去。二十二人一齊上車，後面文虛、張順押著，徑往安府而來。

原來安吉已死，其子安丙，是恩蔭員外郎，簽分戶部。安吉在日，實官鬻爵之錢，也有二三十萬，只他一個兒子，享有奢侈。但安吉工於媚上卻嚴於防家，自己續娶了范氏，子孫不許娶妾，家人媳婦之外，不買一婢。

安人襲財得蔭，外貌頗似貴公子，而性卻愚傻，自幼不會讀書，連人道上也不大明白。安吉把他娶了同朝宰相劉太師之女，機警明慧，頗有權略，安丙畏之。不料安吉死後，不及一年，范氏亦死，劉氏也沒了。因喪服未終，蹉跎下去；且此時朝臣，亦無願與安氏聯姻者。安丙內助無人，漸漸放蕩，喜人奉承。騙子拐匪，都為門客，把家私糟蹋大半。這日接了聖旨，六個教師過來磕頭，女子弟排班叩見，一隊妖嬈，驚得安丙六神無主，忙叫家人掃除內院，分房住著，竟不依旨遣散。但在女子弟中，剔出八個，配了六個小子，兩個賞了門客，餘者自己受用。接連幾日，七姨等六人，把在李又全家的把戲做將出來，安丙狂喜。

自此，把這六人奉為至寶，成日成夜在內堂戲耍。七姨等並令這八個子弟，也是赤著身體學做把戲。安丙在粉肉林中過活，看得興奮，隨便交媾。因埋怨道：「怎我爹有這樣快活的事，偏要進起貢來，倒造化姓文的白白受用了幾年。怪道那年常有教坊裡人進府，我問爹他們為著何事？總不說出。如今想來，恐怕我見了不肯進與上皇，所以瞞我。如今是我的運氣了！」七姨十三姨將近中年，大桃最小，亦相近三十，即八個子弟，最稚者亦有十八九歲，個個是饑鷹饑虎。安西體質脆弱，又兼他父親防範太嚴，生前考究春方秘具，家中恰無一件存留，安丙真本實力馳驟，於十四員戰將之中，大桃性更奇淫，添啞搓挪，色色到家，弄得安丙爽快不過，發狂叫跳，群雌更來遮邀，往往通宵裸逐。不消兩個月，已成癆瘵，可憐一朝宰相，忽焉斬絕！十四個人不等安丙喪歸，席捲室中，各從家人小廝跑走了。

素臣自遣散女樂之後，過了三日，始進來見水夫人，兄嫂妻妾子姪等均相慰問。素臣命把日升堂欄牆拆開，仍照舊式，通達內外。是夜，寫就銷假本章，由通政司傳進。黎明趨朝，進了內閣。拱謝諸人，互相慶慰。恰值大行七祭之期，遂回到幾筵前，候天子架出，隨班行禮。天子、素臣哭個不休，諸臣皆大慟。

禮畢，召見內殿，天子說：「上皇疾甚，先時不得進寢，後來親自湯藥，曾不幾日，已是上賓，未能稍展孝恩！」不覺泫然流涕。

素臣道：「天子以繼述為孝，而不以儀文為孝。上是本是聖明，為群小所蔽，在位之日，政治不無可議。然晚年自知多病，精神衰瘵，深恐貽叢墜之譏，自逆闕被誅，東巡既返，急於付托神器，委任皇上，得致太平。聖明之量，即此已昭江河而炳日星矣！方今改元正始，初政維新，皇上當舉上皇未竟之事，次第施行，繼志述事，孝莫大於此者！若區區擗踊之節，哭泣之哀，則士庶所同，非天子所難能也。且禮言：『毀不滅性。』皇上尤當思宗社之重，天下之大，勉節哀思，勵精圖治。以臣言之，曩年清除佛、老一事，上皇之心，特猶豫未敢速決，故試臣以獅吼之聲，以定行否。惜臣薄德，不能成此非常之功，驚而致病耳！設不受驚，臣奏早行，上皇其能反汗哉！今一元啟運，萬象更新，臣愚以為元旦頒恩詔時，即以此條列請第一件，以當例定單恩條款中剃度一事，其作按例參酌，仍符二十四條之舊。各省頒貼膳黃，已曉然知朝廷之意。然後以臣所擬辦理章程，及善後諸事，刊發中外，斟酌舉行。去千古之大害，開萬事之太平，超虞舜、周文而上矣！」

天子悚息敬聽道：「佛、老一事，朕志先定，在當日未能即行。假如素父不因驚而致疾，事機危險，轉甚於七年中之所苦，朕故萬不得已，欲素父藉此輟悔，以待其時。既至今日，安有不汲汲哉？素父明日進閣會議之後，每日在家，將此事經營萬安，至年終朕當請教。明年頒詔，即照擬施行，懸限減除，勿使奸徒預知，別追伎倆，親父宿疾新愈，未可過勞，聯手沼閣臣，寬素父假期

閒居養病。如此，則不至漏泄春光也！」

日色將午，御膳已至。皇上口來以哀毀之故，只進稀粥。是日聞素臣之論，且喜慰七年渴想，心神寬暢，因留素臣同食，用飯一碗。

素臣過午出來，次日入閣，與四相參酌進表，恭上大行皇帝尊諡，曰「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至孝純皇帝」，廟號憲宗。聚寶山所營壽陵，定為茂陵。並擬明年改元治。同日，禮部擬奏奉安山陵吉期。天子覽奏，均如所擬，敬謹奉行。定了十二月十二日，奉移大行梓宮於凌恩殿。十四日奉安，一切典禮，著禮工二部會同文龍、朱鎮並恭理處大臣承辦。天子自此節哀勵治，與洪、劉、謝、李四人討論政事，日夜孜孜。

素臣休假養病，閣中有大事不能決者，四人就府請裁，故得專心於除滅佛教一事。間有處置不妥者，與水夫人反覆商榷，務求行之無弊，不至旋滅旋起。直至十一月中旬，方把諸事條擬妥貼，即令鳳、鼈兩兒，分繕正副兩本，計有三萬五千字。遂於十五日，齋沐入朝，親是御覽。天子接過不看，袖而入宮。三日之後，忽有內監宣旨，素臣疾趨入見。方知大行百日，梓宮前僧人諷經，原是前朝相沿故事。昨日太皇太后懿旨，以先帝初年崇奉喇嘛並法工、真人，僧道之有封號者，一聞哀詔，均要進京，在幾筵前諷經做法事，陸續齊集，應否舉行，宜早定奪。天子委決不下，特請素臣商議。

素臣道：「進京，大凡賜紫賜冠者居多。此時若先阻其弗來，則彼必疑懼，恐生他變。不若仍照舊例，於大行百日，宣召入殿，諷經作法。當令禮部傳旨，令其留京送殯。待恩詔一出，即密旨派五府九門兵馬司京營，順天大、宛二縣，盡數拿獲。使京外僧道無人主謀，則地方官之號令易行。此正除滅佛、老之捷徑，彼等自願進京，殆天奪其魄歟？但臣早年就與僧道作難，彼等熟耳臣名。今先帝上賓，已失所恃；臣復病癒入朝，豈不知今日勢成厝火積薪，而先作準備乎？臣於歲除以前，似猶不可銷假，使彼心安，然後萬無一失也！」

天子依言，即手詔閣臣，以素臣久病，未能視事為辭。素臣回來，亦吩咐內外上下人等，不許洩漏。天子仍命太醫，每日視疾，一如病時。到了百日，果然京外僧眾，除西山法王在京大喇嘛外，凡是敕建禪林號國師、號禪師的，共有三千三百四十名，有名號的道士，也有五百五十名，均投牒禮部司禮監暨恭處理。天子傳旨：著在外各禪林道院分住，聽候示期，分班進殿，啟建功德。

天子自袖入素臣奏章，每夜細看，日間召見諸臣。凡素臣同志之人，均與密議，只待頒詔之後，某人作何事，某事如何辦理，一處分。惟民間一些不知。這班僧道進京，亦曾察探街談巷議，卻沒來由，也便安心住著，按日分班去做道場，超薦成化皇帝。自二十日起，至二十九日止，僧八班，道兩班，次第做完。大皇太后、皇后、皇妃、諸王、公主等，每日俱有賞賜。到得十二月十二日梓宮發引，僧道等均送至昌平州，梓宮至凌恩殿暫安，仍分班諷經作法，直至豐安之後，始回京師。

天子蘆殿之外，五府九門兵了，共有一萬二千人，均打圍扎住。天子亦於是日回京。原來五府督都、九門將領等，均奉密旨，回京之後，傳諭兵士等裹甲而待，這幾日之內，不許擅離營伍，靜候點派。這些僧道，以歲除在邇，俱擬過正月初三日起程。又乘太皇太后懿旨，神牌祈廟，須建水陸道場並清醮各七日。遂選了僧人五百名、道士四十九名，分頭啟建。

素臣休假在家，連題神牌都是洪文、謝遷兩人。禮部官早把恩詔寫好，呈進內閣，並預備發出各省外藩的。都下士民，盼望元旦張掛，卻不防有此驚天動地、震古爍今之事！

聖主御世，國運復昌，君明臣良，治臻堯、舜。人事行於下，則天象應於上。欽天監官登靈台以望氣，測躔度以知差，推得弘治元年元旦，日月合璧，五星聯珠，在二曜交會以後，午正二刻當見。是日，日出五色。景星卿雲更見東方，主正道昌明，群邪消滅，時和年豐，萬世太平，誠非常之祥瑞也！

天子覽奏。手詔素臣云：「大象如此，事在必行，慰卿塵念！一切元旦面議可也！」

這日除夕，僧道等水陸清醮俱已圓滿，各在寺觀度歲，並分派內廷賞賜。外面準備齊集，中府都督平江伯陳治、左府都督昌國公徐璋、右府都督新建伯王化龍、前府都督雲候周熾，後府都督英國公張懋，各選府中精壯兵丁，在皇城外伺候。九門左翼總兵就是雲北並右翼總兵就是以神，各率將弁，點齊通營步兵，在崇文、宣武兩門內外伺候。素臣是日又命金硯率領中軍，成全、伏波分將左右、兩翼，各在城外策應。到了初更時分，各軍一齊動手，將城內城外寺觀圍起，把有名號的僧道，盡行拿住，分赴刑部、都察院、順天府、縣各監內羈禁。文府三軍回來，金硯等銷差。素臣疾趨入朝，同內閣諸臣行禮已畢，捧出恩詔，值事各官跟著，送至承天門樓上，將詔書銜在彩鳳口中下去，門外百官跪接，開讀如禮，素臣回府，焚香點燭，拜過天地祖宗，因國喪未周，天子未受朝賀，故合府亦不拜年。素臣進水夫人房中，行了晨省常禮，然後回到日升堂。文龍山陵事畢，已於年前銷差，遂同麟、鳳、鵬、鼈、鶴、犀、驥七弟，進來請訓。素臣將除佛、老章程，令諸兒閱看，參酌可否。

黎明，都下喧傳，公相病癒，天子經除滅二氏為改元第一義。深知朝廷意向，邪教必不見容。又聞大行幾筵前，諷經作法的，個個都被拿獲，不知是活罪是死罪？天威颶尺，平日信奉二氏，供養僧道之家，霎時心驚膽慄，家門口，趕貼「僧道無緣」的紙條，有在家庭供諸天佛像塑畫觀音的，砸碎的砸碎，撕破的撕破，數日之內，一齊蹤消影滅。連寺院裡，都無人遊玩。

向來京城風氣，元旦婦女進香，車塵絡繹，直鬧至燈節方止。是日只有鄉間婦女不知消息，手攜香蠟，結隊遊春。到了城內，才聽人哄說恩詔上的話，有的就此折回，有的到廟門前，看見冷清清蠟台失燄，香鼎無煙，方才相信，不敢進去頂禮。至第二日，城鄉皆知，並此都無矣。

元旦午刻，果然清天空藍蔚中，現出合璧聯珠之象，約有二刻之久。太陽忽然收光，舉頭望去，並無芒刺閃爍，但見輪外生出五色光華，千派萬道，頃刻散流，結成半天霞彩，絢爛異常。城牒上擁擠的人，個個驚奇道怪。

素臣奉水夫人登觀星台之巔，憑欄凝望。合府男婦上下數百人，也都在園中擇高處觀玩。水夫人歡喜過望，對素臣道：「書上所載合璧、聯珠及聚井、聚奎多矣；惟日華則不經見，大約即是五色雲。占驗者附會其說，以為祥瑞之極致耳！你看唐朝以《日五色賦》試進士，那李程中狀元的這篇，可謂形容藻績，極此題之能事矣！但只像是晴天雲氣，經日光烘染，變作五色，如日落時晚霞一般，這就不奇。如今我你親看，天無雲密，赤日當空，明明是輪中吐出五色彩來，使李程尚在，應笑前賦之來經道著也！方今二氏流禍，聖道晦塞久矣；汝之志願幸而得行，發一世之盲，開萬世之明。此從古未有之功業，宜此從古所無之瑞應！我你亟當叩拜，以迓天庥！」

素臣扶著水夫人跪了下去，自己亦隨同叩拜，正要起來，猛然聽見大聲，沸如潮湧。原來此台俯視通城，纖毫畢見。京城百姓看得快活，一齊喝采，百十萬人聲音，隨風吹過，不禁嚇跳。素臣急起四望，人叢中許多婦女孩子，方才放心，扶起水夫人。回顧東缺南角上，一道祥光推過，雲頭無數，參差錯落，宛似排疊而來，如輪如因，紛紛鬱鬱，映著五色日華，也漸漸現出紅黃藍碧。雲頭空處，有幾點星光，其尾彎長，恍如弓形。直至日華漸淡，光聚輪中，仍然金針刺眼，那慶雲景星，也漸漸隱下。

素臣車水夫人回安樂窩歇息，出來叫人探問，始知欽天監順天府尹均進賀表。天子復下詔勉勵群臣，共成郅治，盡人事以答天和，語意懇切。諸臣感激涕零，爭自濯磨，皆以致君堯、舜為念。內臣中如懷恩者，本屬素臣知己；此番天子決意行之，懷恩朝夕進言，頗有推較之力，單有成化朝黨附安吉、諂事靳直諸人，見素臣得志，大有作為，慚沮不安；而太監廖、冒輩，嫉之更甚。無如君臣魚水，讒構不入，且群小久經疏斥，雖欲阻撓，事權不屬；惟有默禱釋伽、彌勒施大願力，太上、元始放大神通，使素臣之計不成而已。正是：

空撓孟子歸儒意，難詆韓公《原道》篇。

總評

此回專寫素臣病癒、處處將得病時種種疑團叫破，故水夫人口中明說「心疾非病」之故，而天子口中又說出「不得已」情事。

然素臣自處忽而得病者，亦忽而病癒，竟無一語道出所以，蓋素臣口中無自說破之理。讀者試設身處地以思之，自知其妙！

寫旬日之間，四椿喜事，本極熱鬧場頭，而恰無一語鋪排，隨手敘來，已不致冷落。緣此種處，在他書即為絢爛文字，全部精神俱注於此一二回中，不得不極意鋪排，以見作者之才；而此書則毫不稀奇。試觀素臣生日，盛寫子孫祝壽，而水夫人八十座無鋪排；至水夫人百壽，極古今稱觥之盛，而素臣七十，亦先以一二語括之。蓋此種文字數見不鮮，若競逐事排場，則後半部文章味同嚼蠟矣！

素臣對天子一段，似係重疊，而實則除滅佛老一事，事在可行，志在必行。舍十七年一流，從未與天子明言之，故此處不可少此議論。

改元新政，以除滅佛老為第一義，此是極好機會。素臣病二年，而後徵苗、救駕之功以成；素臣病七年，而後除佛老者之志以行。此非人事之故，殆有天意存焉！然前病是蠱，此病是驚；前病是真，此病是假。成化苟不上賓，素臣亦未即愈也。其中機關，七年之久點滴不漏，則惟天子、水夫人與素臣三人知之而已，賢如璇姑，猶且知而不言，則餘不知而亦不敢言矣。

萬安、劉吉，正史所載，以孝宗見偽器悉署「臣安進」，而遭懷恩持示之，安乃乞退，安去而劉吉依然在位也。書中既並安吉為一人，則孝宗監國，不得不先屏安吉，而後君子滿朝，可以漸臻郅治。安吉既死，而其子以花蕊飛仙戲生絕嗣，未免獲報太慘。不知作惡之甚，終古奸臣莫如安吉！雖更有過於此者，亦天理循環之所必至。如正史所云：安既去位，猶夜望三台，冀復進用，竟得優雅林下，以子孫自娛，直是便宜此老！憲廟既崩，諸奸畏太子英明，惕息竦懼，以李孜省伏誅，僧繼曉發遣，新政燦然可觀也。而此書稱盛宏治一朝，力為翻案，一切進賢去佞之事，移入監國十餘年之中。此時惟有除佛老，為萬世開太平。人事行於下，則天象應上，合登聯珠，景星慶雲，日出五色，二千年來不得並見之瑞。而一旦兼而有之，自非鋪張揚厲之意。故水夫人亦直雲：「有此功業，宜有此端應也！」

僧道進京，水陸清醮，明代宮禁常有之事。而因此羈留，霎時拿獲，似乎好行詭計，非聖君賢相之所為。然當時法王、真人之氣燄，雖經素臣衛宮救駕，少有挫抑，而究未明殺其勢，此間殊難下手。有此一詐，省卻無數堤防矣。